



上窮碧落下黃泉的感與情

—讀女詩人龔華的《花戀》

文字工作者
— 信



花戀
龔華著
詩藝文/9001/250元
ISBN 9570379243 / 平裝

幾個月前女詩人龔華出版了她的處女詩集《花戀》，不久後，又由新店市文化中心舉辦了一次非常成功的新書發表會。《花戀》是一本純抒情的詩集，印刷之精美，為筆者所僅見，內容也至為豐富，尤其她將自己無盡深摯的情意，以優美之文詞，古典的情致，用善良心意，溫婉情懷，幽幽述表，即使心中有惆悵、有遺憾，甚至有怨，也都能用善良溫婉的心情表達出來。

在《花戀》詩集中，佳作至多，筆者卻特別喜愛〈流星〉與〈隧道〉這兩首短詩，現僅將個人見解提出，與大家共作研討。先讀〈流星〉一詩：

當你的身軀終於化作灰燼
飄升成億萬年以外的星光
許是你聽得見地面上我微弱的哀嚎
為此
天空出現一道光芒

我知道那必然是你
我認得你對我依戀不捨的目光

縱使匆忙
但總是拖得細細長長的

雖然
生命的最終本質是要告別
你仍堅持不說再見
只幽幽來到夢裡
說：

瞧妳的頭髮好亂
讓我夜夜回來為妳梳頭

我才察覺
原來那閃過星空
拖著長長尾巴的最後一點亮光
並未真正消失

長久以來
它一直在我拒絕染黑的
億萬條髮絲間徘徊流連
終究無法
也不想
尋到出路

這首詩祇有五段二十六行，卻藉「流星」在遼闊之蒼穹以特別耀眼之曳光一閃而沒的特點，將「死別」之情緒與感念，表達得淋漓盡致，也纏綿曲楚。

作者於一開始，就以「……身軀化作灰燼」，「……億萬年以外星光」之聯想，拉開死亡之幔幕，接著以因「我微弱的哀嚎」而「天空出現一道光芒」，點出「流星」之



主題意念。

第二段作者以「依戀不捨的目光」、「總是拖得細細長長的」——用星光作目光的形象，再用「細細長長」將「依戀不捨之目光」鮮活表顯出來，真是神妙之筆。

第三段再以「堅持不說再見」強調依依不捨之情景，並以「……來到夢裡／說：／妳的頭髮好亂」表達出作者心情的亂與萎散，更以「夜夜回來為妳梳頭」期盼夜夜夢中相晤之心意，暗示得非常好。

第四段作者用流星之「拖著長長尾巴的最後一點亮光／並未真正消失」再暗示死亡雖已奪走那人生命，但那人卻仍然活在她的心中。真是情真意摯，感人至深。

最後，作者將流星的曳光轉化成那人的靈魂——她的一根髮絲，在她「髮絲間流連／無法／也不想／尋到出路」，而永遠在她腦際，成為她身體的一部分。這種對情對愛的深刻表達，真是令人震撼。

另一首〈隧道〉則是以「隧道」作為情感意象的感人作品，全詩如下：

一直走
卻怎樣也走不出去
耳邊響起你那急促的步伐
一向穩健
怎在這世紀末突然失了速

二十世紀的鐘聲仍在隧道裡迴響
你已離心脫軌
飄向下一個世紀
以及下下一個

天籟為之失聲
永恆的定義逐漸模糊
就只能吟唱著自己的詩句
代替神父瘖啞的祝禱
耳邊響起
骨歸塵 塵歸土 土歸石 石歸骨

當玫瑰花朵一瓣瓣墜落

厚厚的掩埋了你
瞬間我已覺悟
那條比我一生還冗長的隧道
任我怎樣走也走不出去

作者在第一段的前兩行中，藉用走不出「隧道」而表達了走不出「情感」這條路，再用「步伐失了速」顯示出情況。

第二段中以「離心脫軌」及「飄向下一個世紀／以及下下一個」暗示死亡。

第三段中更以「天籟失聲」、「永恆定義模糊」直到「耳邊響起／骨歸塵 塵歸土 土歸石 石歸骨」等含有哲意的暗示語言，則完完全全詮釋了生命已消失了。

最後一段，作者以玫瑰花瓣墜落之掩埋，美化與莊嚴了死者之死亡，更以全詩的最後兩行，意象出這一生一世，也走不出這條思念、想念、永遠難忘、永難釋懷於感情隧道。讀來不禁令人想起白居易的「天長地久有時盡，此恨綿綿無絕期。」名句，有同樣的感受。

綜觀這兩首詩，雖同屬抒情，但表達方式與藝術手法，殊多不同之處：前詩〈流星〉有濃郁的感情表達，使人讀後不自覺地旋入深深的感性中，令人自然地勾動了若李白詩之「一叫一回腸一斷」的傷感。而〈隧道〉一詩，卻運用了頗多知性及哲性詩語言，讀來雖不如〈流星〉之感人，但卻寓意雋永，耐人尋味，於深度方面，則勝前詩。

〈流星〉與〈隧道〉兩詩，一為運用「流星」在天空運行一瞬即逝之景況，藉以象徵人生的死別情況，進而表達無盡的情傷與哀戚難捨之情懷。另一詩則藉地下或山腹中之「隧道」，用走不出、走不盡來象徵永難捨棄與永難忘懷這段非凡感情。一用天上，一用地下，而且都運用得非常巧妙與貼切。走筆至此，不禁令筆者想起白居易《長恨歌》中傳誦千古之上天入地的四句名詩，姑且借用作為本文之結尾：

排空馭氣奔如電，升天入地求之遍。

上窮碧落下黃泉，兩處茫茫皆不見。